

欧美学生必读名著丛书

The Scarlet Letter 红字

[美] 霍桑 著
周绛 译

全美高级教师联盟
法国师范与教学研究会
共同评定推出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凤凰联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 FONGHONG

欧美学生必读名著丛书

The Scarlet Letter

红字

[美] 霍桑 著
周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字/(美)霍桑(Hawthorne,N.)著;周绛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8
(欧美学生必读名著丛书)
ISBN 978-7-214-06463-9

I.①红… II.①霍… ②周… III.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3356号

书 名 红字
著 者 [美]霍桑
译 者 周 绛
责任编辑 刘 焱
特约编辑 文 丽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81千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463-9
定 价 7.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红字》导读

【美】多萝茜·米苏尔
(亚利桑那大学英文系)

从来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像美国的《红字》一样，让人争论不息；从来没有哪一个作者能像纳撒尼尔·霍桑一样，充满矛盾令人费解！

霍桑的取材再普通不过：失足的女人、犯罪的牧师和报复的丈夫。任何一个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稍有注意的人，都会发现早在薄伽丘的《十日谈》时代，这样的作品就已比比皆是。但为什么只有霍桑能创造出如此声势浩大的争论热潮：褒扬、贬斥、沉思、矛盾？为什么文学界人甚至其他阶层的人一代代地都为霍桑而自豪？

没有《红字》就没有霍桑，没有霍桑同样也不会有《红字》！这部被誉为美国象征主义文学开山鼻祖的文章，不仅仅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庄严而悲惨的爱情故事，而且一个鲜红的“A”字凝聚了许多作者对理想与现实摩擦的深刻思考，凝聚了他对善与恶、犯罪与惩罚的理解。

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中，霍桑是矛盾的。有人说，在写作《红字》这部作品时，霍桑本人的主观动机和这部作品所带来的真实

效应并不一致，甚至是相反的。对于这一点，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我非常赞同。海塞塔·白兰的光芒笼罩着整部小说，但对她的理解却众口难一。在与她的情夫狄梅斯蒂尔牧师商量私奔时，她曾把胸前的“A”字摘下来扔进小溪，以这种方式表达她对当时清教徒法规的蔑视和反抗，但是在牧师死后，这个女人却至死都戴着“A”字，并在墓碑上也刻下这个字样，这是为什么呢？是她对往日情感的怀念？是对造成她这一悲剧的清教徒法规的绝决？那我们怎么解释她在最后的岁月里所做的那些行善、无怨无悔地忍受等等带有明显宗教赎罪形式的行为？很显然，这二者本身就是矛盾的。“A”在英文里可能有多种解释：adultery（通奸）、admirable（可受人尊敬的）、angel（天使）、amorous（爱情）。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词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因此我们只能在矛盾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关于这个女人，我很想多说一点。在阅读它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老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哪里见过她呢？我打开记忆的长河，另一个女人的名字很快就流了出来——安娜·卡列尼娜！是的，这两个女人是多么相似啊：同样生活得不愉快，同样爱上了不该爱的人，同样有一个并不好的结局；在她们性格中同样有坚强、勇敢、大胆、美丽、高贵等等特性。读完我手中的这部小说，掩卷沉思，我的心中好像澎湃着一种悲悯的感情，又好像凝聚着一股愤怒的力量——我的胸膛简直要在这一难言的感情中爆炸了！而这是在我读到另一部很有名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时所没有的！

如果说安娜是一朵花园里娇艳盛开的牡丹花，那海塞塔就是生长于寒山孤院一枝独秀的红梅；如果说安娜背叛了一个政府、一种制度，那海塞塔就是背叛了一种信仰、一个社会；如果说安

娜留给我们的是一出爱情的悲剧，那海塞塔所唱出的就是一曲人性的悲歌。一个是壮烈的死——如果那也可以称得上是壮烈的话；一个是“苟且”的生。然而，安娜的死留给我们的除了当时那一声压抑的叹息外，还能有什么长久的记忆吗？因为她的死不过是一个女人因为爱情失败而寻求的解脱，是一个个体对社会的绝望和个体的灭亡，对整个大众来说它并没有多少意义——难道我们当中那些不幸的人们都要去学习她吗？海塞塔则不然。要说她的生命在失去了情人之后，好像也没有多少快乐可言，但她却坚强地活了下来，并且耻辱地卑下地生活着，这样的目的是什么？是对爱情的怀念？是为了心灵的赎罪？还是以一种苟活的方式向世人提出她对这个世界的不合理的、无言的、如泣如诉的控诉？尤其是她在墓碑上的留言“漆黑的土地，鲜红的A字”，这是她最彻底的赎罪形式，还是最决绝的反抗和控诉？我们不得而知，但我更倾向于后者——如此看来，一个宁为玉碎，刚强冷绝，另一个却愿以终生的“苦难”和“耻辱”来时时提醒那些还活在这个世上的人，这不是一种更伟大的人性美，更具魅力的性格吗？一个抛弃了不该抛弃的人，一个不单抛弃了不该抛弃的人，还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这不是一种更彻底的背叛和反抗吗？

以死来寻求自我的解脱，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娜倒更相似于海塞塔的那位情人狄梅斯蒂尔，只不过一个是抱着生命的绝望而死，另一个人却是抱着重生的希望而死。当然后面的那位，并不能完全如此概括，作者对这样一个人物也有着矛盾的认可或不认可。作者写了这样一个爱情的悲剧故事，又选了这样一个有着牧师身份的人来做他情感悲剧中的主角，而不是其他人，这本身就说明了作者对清教徒法规压抑人性、残害生命的罪恶充满了谴责和控诉；但他最后不但让这个人在忏悔与赎罪、信仰与感情、犯

罪与惩罚的冲突中不断受到心灵的折磨，而且还以选择用死来寻求上帝的宽恕、心灵的解脱作为他的结局，这说明作者本身又是倾向于宗教法规的，他让狄梅斯蒂尔受到惩罚，反映了他虔诚的宗教信仰。但通过小说的描述，我们知道，就在同一个绞刑架下，海塞塔曾紧闭双唇站在台上，而狄梅斯蒂尔却是在那里进行了最后的坦白——不是为解脱她的罪责，而是为了解脱自己心灵的重负。

这一点可以看出，作者对海塞塔的反抗精神是持褒扬的态度，对狄梅斯蒂尔的宗教懦弱却是极尽贬斥。

对另一个人物、海塞塔的丈夫基灵欧斯的描述，也反映了作者深深的矛盾。可以说，基灵欧斯是彻头彻尾的邪恶的象征，身体残缺，心智狡诈。但作者却把他放在一个受害人的地位，还让他在对待仇人和背叛自己的人时，表现出了同情和仁慈的一面。他在牢房之中对自己的过失作了忏悔，在自悔当中他把这桩罪的主责从不贞的妻子身上转移到犯罪的神职人员头上；他报复的重点原可以是弱小的孩子，但恰恰相反，他却把海塞塔和珠儿最后命运的转机依然留给了狄梅斯蒂尔和前任总督。这种邪恶与那些真正十恶不赦的坏人比起来，不是又多了几分理解和温情吗？这在一般的作品来说，是绝少出现的。

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作者对基灵欧斯充满了痛恨和不耻，倒不如说作者只是对他的报复方式不赞同而已。因为在一般的宗教教义看来，嫉妒是一种罪过，报复、尤其是置人死地的报复更是一种罪恶。所以，作者从一个受了侮辱的角色出发，让他的报复取得了成功，但却又从一个教徒的角度出发，让他在郁郁中最终得以死亡的报应。

小说中还有很多东西弥漫着一种看不清的浓雾。霍桑把这个



故事放在了宗教说教的范畴下来进行，但对一切宗教得以繁衍和逞威的土壤，即殖民政策也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这鲜明地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保守意识和当时的现实之间冲突的结果。如此说来，作者也可能认为“红字”的诞生并不是单纯由个人或神职人员的罪恶造成，严重的罪恶根源不可避免地最终将落在刑罚的制造者和执行者头上。

这正是文人的伟大客观现实主义性——而不是纯粹的主观性。

不管《红字》怎样在矛盾中激进，也不管作者的主观创作动机是什么，就让我们一起阅读这部世界名篇，各人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吧。但愿生活中不会再多几个像以上人物那样的人。

目录

Contents

《红字》导读 … 001

海关——本书的引子 … 001

第一章 监狱之门 … 043

第二章 集市 … 045

第三章 旧识 … 055

第四章 相会 … 065

第五章 海塞塔的女红 … 073

第六章 珠儿 … 084

第七章 总督的大厅 … 096

第八章 小精灵和老牧师 … 105

第九章 医生 … 116

第十章 医生和病人 … 128

第十一章 内心 … 140

第十二章 在黑夜中漫步的神父 … 149

第十三章 另一个不为人知的海塞塔 … 162

第十四章 海塞塔与大夫 … 172

第十五章 母女俩 … 178

第十六章	徜徉在林间小路 … 184
第十七章	主教和他的子民 … 189
第十八章	新的希望 … 196
第十九章	河边的孩子 … 201
第二十章	迷失了的神父 … 206
第二十一章	英格兰的公共假日 … 213
第二十二章	开始游行 … 219
第二十三章	终于出现的红字 … 226
第二十四章	故事的结尾 … 233

海关 ——本书的引子

这样的事体的确有些古怪，我是指我竟然两次出现了想把自己的往事告诉给大家的冲动。对于围在炉火旁边与熟识的人一起分享自己的生平经历并不是我喜欢的做法，但很明显，我违背了这种意愿。大概在三四年前，我第一次把自己曾在那座“古屋”里的特殊生活——孤僻而幽静的生活——写在一本书里告诉给了读者。现在想来，这样做真是没有道理。尽管有些读者可以宽怀谅解我的这种不自量力，但实际上我确实并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去写下那些东西。到第二次，我又犯了同样的毛病，仅仅因为偶然间抓住了一两个不幸的听众，就把我在海关那个地方的三年来的经历给他们大讲特讲了一番。也许人们对于类似《教区司铎》这样涉嫌自我吹捧的自传不屑一顾，但实际上，很多作者的写作初衷并不如此。他们在向这个世界展示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为了那些不喜欢看他的文字的读者，或者是对文字根本就不感兴趣的人，而是为了那一小群和他的心灵能够产生共鸣的人，这些人透过这样一本或几本小书，完全可以达到比作者本人的朋友或亲人更了解作者的地步，这样，作者就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真正知音。当然，有些作者也难免会在这条路上走得过远，陷进一种完全讲述自我隐私的境况——这样的东西本来只适用于在三两个知心的人中间悄悄流传，现在却成了市面上人人皆知的消息，

好像不通过这种途径就不能更有效地挽回他曾经丢失掉的一些好东西一样。众所周知,我们很难在完整与完美之间获得真正的平衡。要么是一无遗漏地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包括那些粗俗的东西;要么是讲求公正与得体,这就很可能会删去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反正,二者不可能兼而得之。这样看来,一个人如果真的想和另一个人进行真诚而且坦率的交谈的话,就必须是在建立了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之后。但对于作者来说,有什么方法能弥补这一不足呢——他不可能先去和所有的读者打交道?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在他写书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些可能会读他书的人想成了他的知己——至少是可以交流或者善解人意的人,这样他说出来的话才不会枯燥无味或者遮遮掩掩,当然这就必然导致了另一结果的出现:过于推心置腹地暴露了自己的隐私——从上述原因看来,这还是可以原谅的。不过,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我认为,即使我们作者已经和读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和谐融洽的关系,在讲述我们的事情时,身为作者的这个人还是要把那个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至少应该带上一层面纱,这样,才会既不伤害读者的权利,也无妨作者本人的权利。你们会看到,在这篇名为《海关》的文章里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按照一般文学创作或文学阅读的惯例——这种惯例常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且必需的——这篇文章里还列举了很多其他的事实,用来解说作者是怎样掌握到这一大段正文里谈到的故事的,并且还有各种证据可以用来证明它的真实可靠性。实际上,这正是我想和广大读者保持一种个人关系的原因,就是要把自己置于一个故事的编辑者的地位,尤其是一个最长的故事的编辑。实现这个目的之后,也许我们就可以为这个故事添枝加叶,详细解说一下我以前没谈到过的那种类型的生活了,以及在那种生活里存在过的人们,包括我自己。



让我们将时光倒流半个世纪，那时老船王德比正名震一方，而我的家乡塞勒穆还是一个熙熙攘攘的热闹码头，如今，这里早已不见当年繁华的场面，留下的只是那些充满霉味的破破烂烂的木质的库房了。偶尔，也有一两艘双桅的或是三桅的帆船会停在那狭长的码头中间，只是为了路过时卸下一些裘毛皮革；或者是一艘由新西科舍驶来的纵帆船停在近一点的地方，正在往外抛出船舱里的柴火。潮水的频繁侵袭使得这个码头变得异常残破，码头边的那排建筑物后面横七竖八的荒草杂树似乎正在讲述这样一个衰败的故事。往上看，就在这个残破的码头的最顶端，有一座高高的大楼还算显眼，它那砖砌的正面窗口正好对着码头上的全部景象，向外眺望，可以看到码头衰败的气息，还可以将整个港口尽收眼底。大楼顶部最高点，悬挂着共和国的国旗，每天早上三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它会随着徐徐而过的微风轻轻飘扬，或在没有风的日子无力地低垂着；不过，从它笔直地伸下来的十三条竖条上——不是平行或交叉的——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美国的民事部门而不是山姆大叔的军事机构。

大楼的前脸是一个门廊，由六根木头柱子组成，顶端还支撑着一个阳台。门廊底下是一排平展阔大的大理石台阶，直通街道的正中心。来到大楼的正门，可以看见那上面悬挂着的一座美洲鹰的雕像，这巨鹰两只翅膀大开着，前胸高护一面坚硬的盾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的两只爪子还分别紧握着一把矢箭和一把倒钩箭，就像它的同类一样，具有一种恶狠狠的秉性，好像是想依仗它那尖利的嘴和残暴的目光，以及那飞扑欲下的姿势，向所有靠近它的无辜的人们发出警告：不要企图伤害我，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尤其是对塞勒穆镇的全体居民来说，它包含的含义还有行事要小心谨慎，不可侵犯了我所保卫下的这座大楼的意思。可事实上，

虽然这只凶恶残暴的大鹰确实具有慑人的威力，但它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就是说并没有阻挡住人们来这里寻求它的庇护的脚步。也许，这些人是把这只鹰的坚硬的胸脯想象成了鹅毛绒的枕头，以为在那里可以寻得温暖和舒适。但实际上，就是在它心情最好的时候，这只鹰也不会表现出多少柔情蜜意。对于它来说，甚至把刚刚孵出来的小鹰抛弃掉也比对它们付出责任的或者人道的温情更有意思。或者干脆对他们又抓又啄，用爪中的倒钩箭教训他们，最终让他们遍体鳞伤，痛彻心扉，这也符合它的天性和习惯。

就在我们所说的这座大楼——或者可以将它称之为这个港口的海关——的周围，还可以看到一些长得很茂盛的野草，它们早早地从那裂开的地缝中钻出头来，为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已经很久没有人来人往过，往昔的车水马龙景象已经成了永久的回忆。不过，要说到完全死亡，这个地方倒还不至于，主要原因是每年都有那么几个月的早晨，在这里还会举办一些必要的活动，这就为它带来了些许生机，使它欲死而不能，欲生又无力。每当这样的时刻来临的时候，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些以前这里繁盛的事，那是与英国交战的时候，作为重要的港口，塞勒穆经常是商贾云集，人声喧嚷，虽然它现在已经是衰败如废墟，经不起商贩船主的淡忘和轻视，并且还无力再挽留住那些一窝蜂地跑到纽约、波士顿等地的公司人员，在那里作出不必要的贡献，但确实确实它也曾有过自己的辉煌。在那样繁忙的早晨，通常会在岸边同时停靠着三至五艘船——来自不同的地方，或将要驶向非洲或南美洲。那时，大楼门前的大理石台阶上会频频响起匆匆忙忙的脚步声，你刚刚才在港口上和他打过招呼的船长，这时正在和他的妻子告别。一张被海风吹得满面透红的脸上泛着不舍，更多的却是对未来财富的雄心壮志。他的腋下列着一个古老的毫不

起眼的铁皮盒子，里面装着有关他所开的这艘航船的所有文件资料。在此，你还可以看到那些真正拥有船队或船只的老板们，他们或喜形于色、或文质彬彬、或怒不可遏，全凭当时出海的或回归的船只所进行的贸易结果而决定。有时运出的货物会立刻成为闪闪发光的金子，有时，也可能会在积压商品那一舱里发现它们，这时你就会看到他们的老板是如何扬起满是皱纹、长着灰白胡须的脸对他们的雇员船长，以及那些小伙子们大声斥骂了——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此时本来应该是待在家中的水槽边玩着航船模型，或者是做着上天入地的美梦的，但好像是为了要让小狼及早体会到血腥的美味，他们的父母早早就把他们送到了那些满脸愁苦的商人们的手下，期望不久的将来，他们也能成为像这些商人一样的人。在此出现的人们中间，还有一种人就是水手，他们可能正在办理护照，希望即时就能出海；或者是一些刚刚上岸的水手，面色虚白、身体孱弱，正在寻找可以消费得起的医院。当然，这些人里面也不乏一些初到此地的小帆船船长们，和他们那长相凶狠、说话粗鲁的水手们一样，虽然并没有一般美国商人那样的机智头脑，也没有他们那种巨大的财富——他们所驾驶的只是一只只小小的、锈迹斑斑的小船——但那从英国统辖下的加拿大运来的柴火，却为这个正在一天天衰败的地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果我们按照上面所说的那样，把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全都集合起来，再加上那些穿梭在他们之间的或作为交易人、或作为搬运工、或作为他们的朋友和亲戚，反正都是些与这码头或码头上的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把他们全都算进来，那么，不用多言，你一定会看到一个热闹非凡的新海关的。而且，如果你再出于好奇或其他一些原因，能够愿意再往上走上几阶，到达台阶的上部，这时我敢肯定，你还会看到一些真正招人喜爱与敬重的人。他们

或是坐在那里，微微地靠着后墙，我是说把椅背后仰靠在后墙上，两腿高高翘起放在桌面上打鼾，或者在天气不好的日子里躲进他们的房间，低低地凑在一起交谈着。无论怎样，他们的声音总是时断时续，似打鼾又非打鼾，这令他们看起来似乎就像是那些救济院里出来的、没有吃饱救济粮的无业游民一样，但实际上，他们却是这里真正的职员，拿着海关部门发放的丰厚的薪水，只是从来不喜欢做马太那样为使徒的事而受人支遣的活而已。

让我们沿着正门走进去看看。左边有一间大约十五平方米的宽大房间，他们叫它办公室。这房间有三扇窗户，前面两扇环拱形的正对港口，和那里日益衰败的气息木然相对。第三扇则正面对着一一条狭窄的小巷子，我们可以从那里看到一小段德比街的情况，有各种各样的杂货铺、木匠铺、食品店、缝纫店、船具店等等，在这些地方的前门口总会有一些三三两两的老水手，或是那些经常出没于城里贫民区的“码头老鼠”，他们互相私语窃笑，或大声吆喝，或男女调情。这个容纳了所有景象的房间，里面布满了蜘蛛网，变了质的油漆和墙粉使得整个房间都显得有些昏暗，还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地板上陈积的尘土，让我们可以想到那些藏污纳垢的地方，看来女人们都不愿意把她们手中那神奇的扫帚发挥在这里，或者这里只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这屋里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家具，一个装着粗大烟囱的炉子，就像当时其他居民家里的一样；一张松木桌子，边上有一只缺了腿的凳子；两三只铺了布垫的木质椅子安放在那里，一眼就可看出它们早已经经不起任何一个有分量的东西的重负。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说说那几本书，零乱地散放在几个书架上，都是一些沉重的国会法典或是冗长繁琐的税法税制。有一根白铁的管子穿过天花板，成了从声音上连接大楼内其他房间的良好工具。大概是在半年前吧，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出现在这个地方，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人，他正在宽敞的房间里从这一角慢慢走到那一角，要不就是正扬着脸半躺半坐在那只椅子上，胳膊肘顶着胸脯，一只手托着下巴，正用眼光在那些书本和房屋中间扫来扫去。这样一个人，正是当初欢迎你到他“古屋”西边那间小书房做客的人，在那里你曾看到充足的阳光正照耀在窗外那些杨柳树的梢头，在地面上留下许多欢快的阳光小精灵正在不停地跳舞。不过，现在这情况发生了改变，如果你再回到那个大房间去，迎接你的将不再是那位民主党的海官稽查员了，改革的大扫帚已经把这个人扫地出门。在这个曾经迎接过他的办公室里，又新迎进了一个比他更适合穿这身严肃制服的人，在那上面的口袋里正装着他原先享用的那份俸禄。

不过，我还是深深爱着我的故乡塞勒穆古镇。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者在遥远的将来，这种爱都不可能有所改变。虽然我的童年和成年都没有在那里逗留多久，这种深沉有力的爱却让我在以后的岁月里时时想起那个古老的地方。如果单就其外表而言，这个城镇并没有多少可以让人流连忘返的东西，到处都是平淡无奇，时时都是一成不变，那些木质的房屋，包括那码头的所有砖石建筑，不要说美，就是秩序也很难谈上。无规则的摆布，既没有美轮美奂的楼阁，也没有古色古香的亭榭，毫无特色与吸引力，它的街道尤为让人淡漠，既狭长陈旧，还散发着一股慵懶的气息，毫无生机地横跨在半岛的绞刑架山和新几内亚湾蜿蜒伸到救济所那一端。这就是我故乡小镇的特色，在我的记忆里，它就是一盘丝毫不看不出章法的棋盘，但我对它的深深依恋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尽管我可以幸福快乐地生活在其他的城镇里，可是，我忘不了塞勒穆古镇所有的人和那里曾发生过的所有事情。也许，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的祖先早已经把一种称为“热恋”的东西遗传给了我，